

遥远的地方有个家

■顾欣雨口述 丁潇潇整理

国防纪事

2021年夏，我中考刚结束，得知父亲要调整岗位，去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那时，我知道父亲是一名护路民兵，可母亲为什么也要跟着去，我想不明白。离开前，母亲开始对我进行“紧急教学”，从人际交往到洗衣晒被，无一不细细讲给我听。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我得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他们。

9月开学，我进入高中，在校住宿。第一个周末回到家，奶奶告诉我，父亲和母亲已加入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武部民兵护路队，开始在哨所巡线。他们在新疆打工多年，已在当地落户，成为民兵。我要在老家上学读书，所以没有迁移户口。

学校每周在固定时间把手机发给我们。那时，父母会通过微信视频看着我是否瘦了，嘱咐我多锻炼身体，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等等。

对于父母的远离，我并不感到失落。他们不在身边，刚好让我有了足够的自由。

2022年4月的一天凌晨，我右下腹突然一阵阵剧痛。蜷缩在宿舍的床上，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开始想念和埋怨起父母来。腹痛愈发剧烈，我浑身发抖，只好喊醒同学叫来校医。校医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建议通知父母抓紧时间送医院。

“小雨，你先忍忍，我们来想办法。”我不知道母亲接到校医的电话时是什么

心情，但从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慌乱。没多久，一阵风风火火的脚步声响起，平时对我颇为照顾的邻居大娘出现在我面前。凌晨3点，看到匆匆赶来的大娘，我心中满是愧疚。

我被送到医院，经诊断、输液后，病痛缓解了很多。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歉意和感谢，大娘抱着我安抚道：“小雨，别怕，有大娘在。也别怨你爸妈，你爸在新疆的一个无名哨所，因为人手少，妈妈是主动要求跟着去的……”

大娘说，那里条件恶劣，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石头跑，沙石随风飘。父母怕我担心，一直没有告诉我真实情况。

大娘还说，父母商量好，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回趟家，一是为了陪陪我，二是去拜访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感谢大家平时对我的照顾。

或许是生病的缘故，那天我的眼泪格外多，先前对父母的埋怨烟消云散。原来，我从来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我和父母一直被爱系在一起，我在这头，他们在那头，爱在中间。

趁着这次生病，我向父亲撒娇，让他同意我放暑假时去哨所看一看。

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等到了出发去远方的日子。独自踏上旅程，整整38个小时的硬卧，咣当作响的火车铁轨碰撞声把时间一点一点咬碎，然后吐在空气中变成了擦亮夜色的光亮。

到达目的地车站后，一辆军车停在不远处。父亲单位的领导知道我要来，安排了专车来接我。解放军叔叔们的热

情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坐在车上，我心底涌起一种说不出的自豪与骄傲，同时暗自诧异：车外分明是平原，但路怎么会如此坎坷、颠簸，我的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

终于见到父母，看着他们被晒得黧黑的脸和他们口中的“温馨小家”，我忍不住哭出声来……

这是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里面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些简易厨具，全是各类巡线所需的物资、器材，屋顶的白炽灯是唯一的家用电器。能看出来，在我来之前，房子已经被用心打扫过。

接站的叔叔告诉我，这里偏远、艰苦，在父亲来之前，护路队员驻点时间不超过半年。叔叔还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爸爸妈妈是值得敬佩的人。”

可我依旧不能理解，父母为何会选择来到荒漠戈壁。我婉拒了叔叔要送我去县城招待所的好意，执意要留在哨所。

夜幕降临，大漠戈壁气温骤降，母亲做饭时蒸腾的热气让小平房内暖和不少，父亲在床边认真填写着巡线记录，一切平静又让人安心。

父亲说，刚来的时候，这里的条件更恶劣，但他铁了心要守下去。母亲拗不过他，跟过来加入了护路队。

“你爸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跟他一起巡线，还能搭把手。”母亲说，“就是委屈了你……”

夏天风沙大，父母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窗户和门内厚厚的沙子。母亲说，冬天更有趣，风大雪大，每次巡线归来，身上挂满霜雪，像披着铠甲的战士。

我问出了自己的疑惑：“这里这么艰苦，连用水都很困难，值得么？”

“老一辈军垦人，还有那些边防战士，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这里要艰苦得多。”父亲指着不远处对我说，上级非常重视哨所的基础建设，那边正在修建新哨所，“等下次你再回来，咱们就能住那边了。”

“巡线时吃点风沙、跌倒摔跤都是常有的事，我跟你爸相互扶持着呢，算不上苦。”母亲一边准备巡线物资，一边对我说，“咱把哨所守好，把线路维护好，列车能正常通行，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多好啊。”

假期很快结束，我返程的那个清晨，父母淳朴而真挚的话语在我脑海回响。想想那些不被常人所理解的孤单与坚守，想想在哨楼前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他们的选择。遥远戈壁滩上的那个哨所，就是我的另一个家。

今年高考前夕，父亲专门打电话向我道歉，说他们实在走不开，不能赶回来陪我。我心里虽然有些失落，可是想到父母守护的那个哨所，那段铁路，也就释然了。

“好啦，知道哨所离不开你们，我会好好努力的。”我对父亲说，“不过，等高考结束，我想再去一次哨所，作为我的毕业旅行。”

父亲满口答应。母亲在一旁说，他们刚搬进新哨所，里面有电暖器、热水器、空调、淋浴间，还专门打了一口井，彻底解决了用水困难的问题，“等你来，我们可以向组织申请，带你一起去巡线。”“一言为定！”我期待着这一天。

战士们按照分工，迅速进入潜伏点。刚刚赶路生出的热气，此刻已经消失殆尽，寒冷再次席卷全身。邓志航趴在雪地上纹丝不动，睫毛已经结上厚厚的冰霜——他正借助红外夜视仪巡视四周情况。

8点整，我们踏上返程的路途。远处城镇透出的点点灯火，和荒凉孤寂的巡逻路形成鲜明对比。

刚进营区，炊事班长便引着我们走进饭堂，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他忙将一个滚烫浑圆的饺子盛到我们碗里，嘴里还嚷着：“快吃两口，暖暖身子。”

饺子入口，暖汤下肚，战士们乐呵呵地讲起种种趣事、趣事。看着他们脸上绽放出纯粹满足的笑容，我的心里暖意融融。寒夜不再冰冷。

“嘀嘀嗒……”几声鸟鸣打断了我的思绪。目光再次聚集窗外，“黄旗马队”4个大字已渐渐清晰。连队门口，邓志航正挥舞双手迎接我们……

改水

■张长国

世相一笔

旗杆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始了。村民兵连向全连民兵发出号召：“一个民兵就是一面旗，每个民兵都是示范户。”

女民兵李如意是村民兵连的卫生员。她渴望旗杆村也能像新闻报道的美丽乡村那样，村街整洁、绿树葱茏。但是，问题出现了——村里的地下水含氟量高，要统一接入自来水，李如意的公公却不同意。

当村干部上门解释接入自来水的相关事宜时，李如意的公公起先没说啥。但是当听到需要自己家担负几百元的管道费时，老人不乐意了，不同意改水。李如意让爱人去劝说，却被老人怼了回来：“啥地下水含氟量高，对牙不好，看你爷爷，80岁了还满口好牙，能咬核桃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浪费那钱干啥。依我看，咱压水井的地下水比自来水更好喝。”

因为这事，村民兵连长没少找李如意，让她再做老人的工作。眼

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其他村民家里的自来水管早已流出亮亮的甜水，自己家还迟迟不见动静，李如意心里急呀。她来到邻居家，把自己的计划向要好的姐妹和盘托出。之后，趁公公不在家，李如意把家里水缸的水全部换成从邻居家接的自来水。

爱喝茶的公公回到家，泡上一壶茶细品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今天的茶水好像比以前好喝。”李如意在旁边笑而不语。就这样，不知情的老人喝了一个星期的自来水。

那天，李如意把水缸里的自来水换成自家压水井里的水。老人泡茶慢品时，感觉水的味道不对：“这水……孩子，你品品，看是咋回事？”

“爸，实话跟您说吧，这一星期您喝的都是自来水，我专门从邻居家接的。”听了李如意的回答，老人再次端起茶杯，细细品咂，点头说道：“这水，咱也改！我马上去交钱。”说罢，老人准备起身。

李如意笑了，说：“爸，您就安心品茶吧！费用我早就交上了，明天咱们就改水！”

读有所得

雄姿勃发的辛弃疾，是一位具有浓郁英雄情结的词人，被誉为“词中之龙”。辛更儒撰写的《辛弃疾新传》，采取以史释文、以词证史的方式，力图当代读者还原一个情感真挚、思想深邃、才能卓著、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一生留下众多豪迈奔放、雄奇刚健的词作，其中律动着雄阔激昂的爱国基调。在力求总体勾勒和重点描摹相结合的基础上，《辛弃疾新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严谨扎实的论证，对辛弃疾的人格形象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状绘与书写。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其中正文共分23章，结语由3篇专论构成。在摹写和叙述生平事迹的同时，作者有机穿插辛弃疾的诸多经典作品，并进行鉴赏与点评，引导读者接近辛弃疾的悲苦与温情，感受辛弃疾的悲壮与激昂，审视纷繁宋史的幽深一角，体味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揭竿而起的青年豪杰，到奔走呼号的勇猛斗士；从赋闲居家的落寞平民，到重振雄风的花甲老将，多舛的人生境遇使辛弃疾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辛弃疾作品不仅蕴藏着深厚的词学修养，还暗含着他一直始终未曾动摇的抗金信念和价值追求。可以说，《辛弃疾新传》融汇了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和词作义理，完整而清晰地表达了辛弃疾的思想感情和词作内涵。

辛弃疾抗金报国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在其豪放词章中得以充分彰显。《辛弃疾新传》把对辛弃疾的研究置于宋、金长期对峙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其南归后政治命运和内在心理的追忆和审视，深入其文学创作的腹地，攀援其精神世界的高原，追溯其抗金行为的思想根脉，发掘其词作艺术的美学根基。该书在讲述辛弃疾金戈铁马、诗书豪情、含恨归隐与至死不忘国等人生故事的同时，深度解析其经典词作，既是一部厚重的人物传记，也是一部辛词研究专著。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前辈词人苏东坡曾以长短句进行叙事铺陈，围绕辛弃疾‘上马击贼，下马写诗’的人生轨迹，以细腻文笔展开对人物命运的深入考察，还原其鲜活人生和文辞风流，为读者描摹了一个上得战场、入得庙堂、文武兼备的辛弃疾形象。”

即使无法实现自身抱负，辛弃疾

「词中之龙」侠客梦

——读《辛弃疾新传》

■刘金祥

始终保持着激昂奋进的战斗状态，将自己的所观所思所感寄寓于长歌短赋。为了修正彼时和后世将辛弃疾简单地视为词人的片面认识，该书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新异史料和完整理据为支撑，力求从辛弃疾文章和诗词中发掘军事智慧。

《辛弃疾新传》是一部编年体例的学术性历史专著，基本上按时间顺序进行叙事铺陈，围绕辛弃疾“上马击贼，下马写诗”的人生轨迹，以细腻文笔展开对人物命运的深入考察，还原其鲜活人生和文辞风流，为读者描摹了一个上得战场、入得庙堂、文武兼备的辛弃疾形象。

短笛新韵

午夜螺号

■张广超

战士们巡视完哨所
像欣赏月光的海螺
沉默不语
忘却痛
忘却伤
他们相互打量
犹如看见海的心脏
在午夜跳动

俯首倾听
海风从四方吹来
他们不能去收拢孤岛的浪涛翻滚
不能停止风掠过头顶
目视远方
直到月光切割海面
直到青春的骨架敲响螺号
直到《军港之夜》的曲调
伴奏朝霞
映红守卫的孤岛

正步

(外一首)

■李雷

冻土的寒冷透过鞋袜
直达脚心
又通往全身
每一步都要停留 站立
我在正青春的时候
学习行走光荣之路
每一步
都要确认脚底与大地平行

正步是集体的步伐
是仪式
是刻于心的仪式
所有的脚板
一起撞击大地
在大地震颤的轰鸣里
没有战斗过的会渴望战斗
曾经战斗过的无法忘记战斗
一个人想起自己是一个战士

或曾经是一个战士时
无论身处何处
方寸之地或者万里河山
只要有一只脚底与大地平行
就马上能听到
大地震颤的轰鸣

夜间射击

晚风带着草间的湿气
以温柔抚慰我的焦灼
百米之外明灭闪烁的
是我的意志之敌
我趴伏在那里
等待子弹的尖叫

我趴伏在那里
长出根须深入地下
长出枝叶沐浴星光
然后
枪口开出一朵花
照亮那一夜
以及此后的无数夜晚

许多年过去了
我的根须扎在那山脚下的靶场
那山脚下的靶场
夜夜都有枪口开出瑰丽的花朵

如今
枝叶枯萎的我
仍会在繁星之夜
怀念那草间的湿气
想象还有一声尖啸
随时会冲出我的胸膛

在他乡

■张晗

早已习惯
明月高悬
凌晨三点
唯有手中钢枪为伴
眼里的光
照亮天边
胸膛的火焰与大地串联

黄沙漫天
遮住双眼
我却嗅到油菜花的甘甜
那熟悉的味道
没有战斗过的会渴望战斗
我知道
他乡的月亮最疼我
它会捎去我对母亲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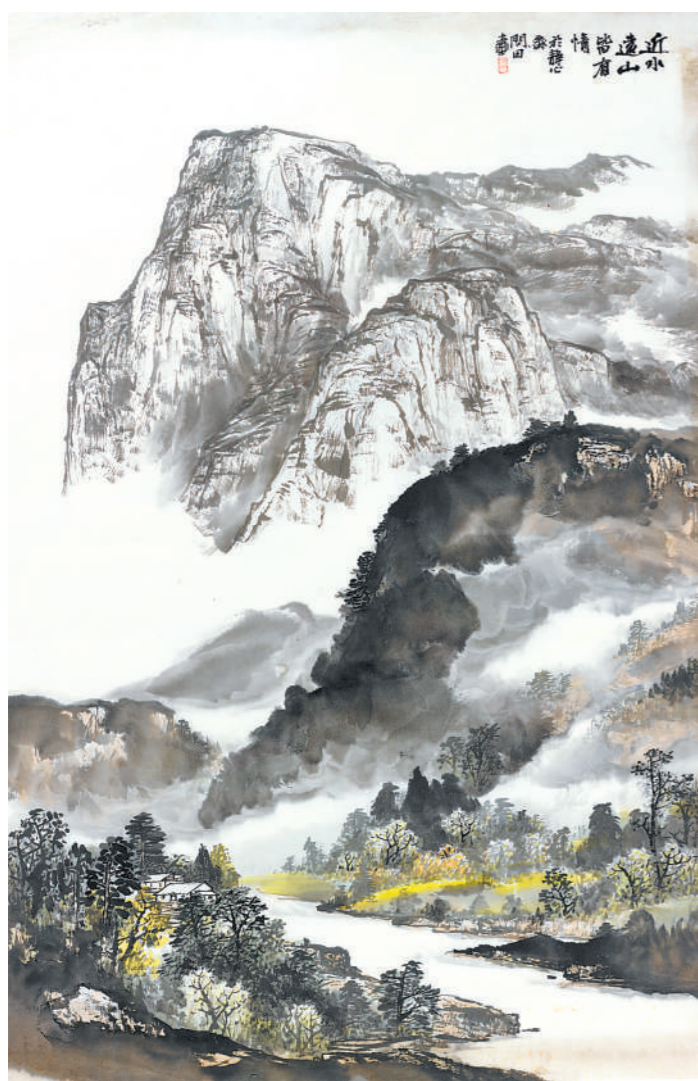
军旅点滴

半年后，我再次驱车疾驰在这条平整宽阔的柏油路上。道路两旁的白杨郁郁葱葱，偶尔有几只麻雀掠过树梢。

兜兜转转几道弯，连续的颠簸提醒我，车辆驶上狭窄的土路，即将转入黄旗马队边防连。密密匝匝的芦苇仿佛绿墙，将界河分割成纵横曲折的水巷，一眼望不到头。我摇下车窗，将头探出，贪婪地闻着芦苇散出的阵阵清香，思绪被带回在连队采访时的那次夜巡……

天近傍晚，雪落霍尔果斯河畔。气温骤降，哈气成霜。“咚咚咚……”凌晨，一阵敲门声将我梦中唤醒。

“巡逻分队快出发啦，山里气温低，记得贴身上御寒。”刚打开房门，二级上士邓志航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暖贴塞进我手中，再三叮嘱。我还没来得及发声感谢，他已走远。



近水远山皆有情(中国画)

问田作